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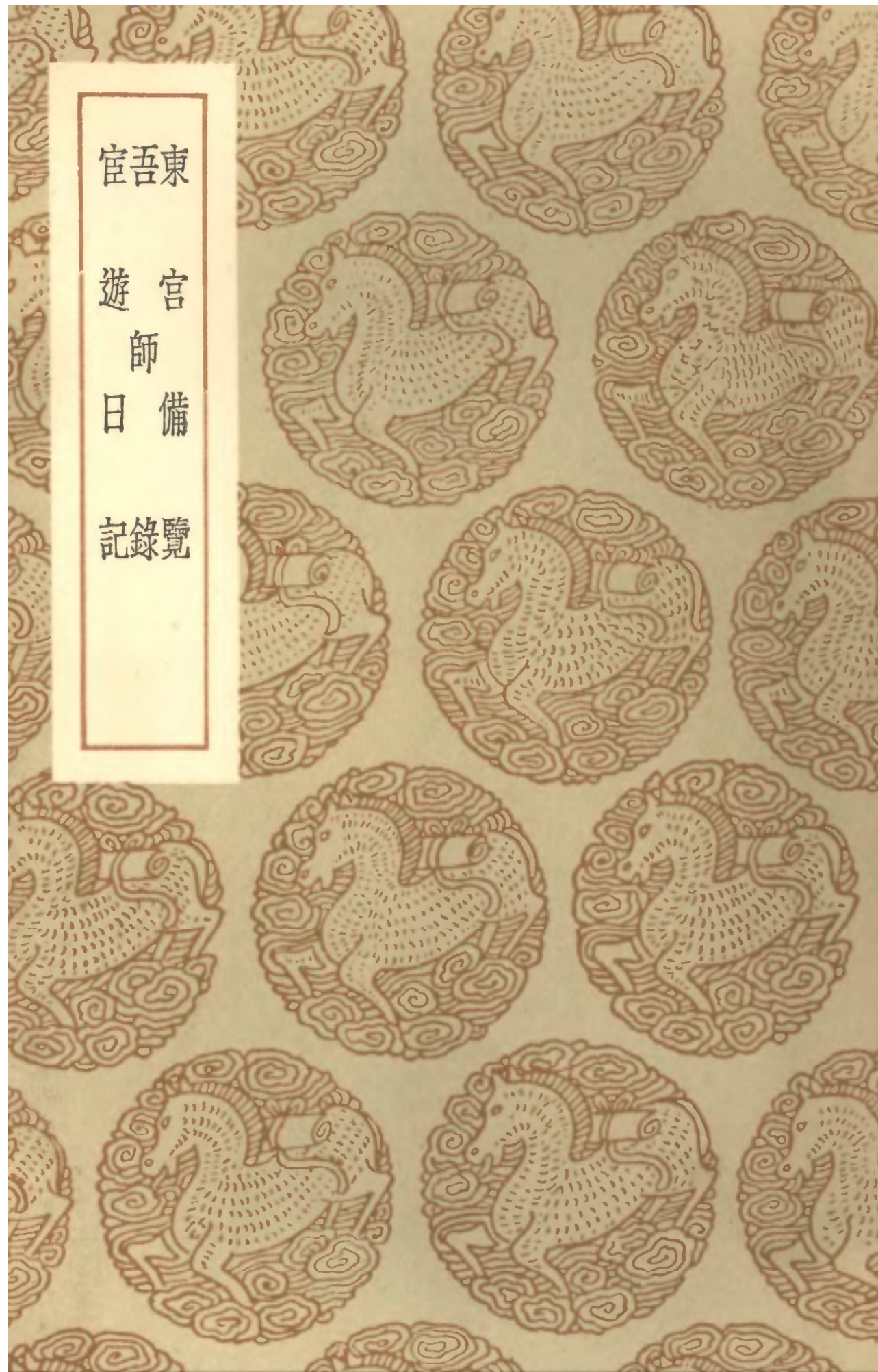
東 吾 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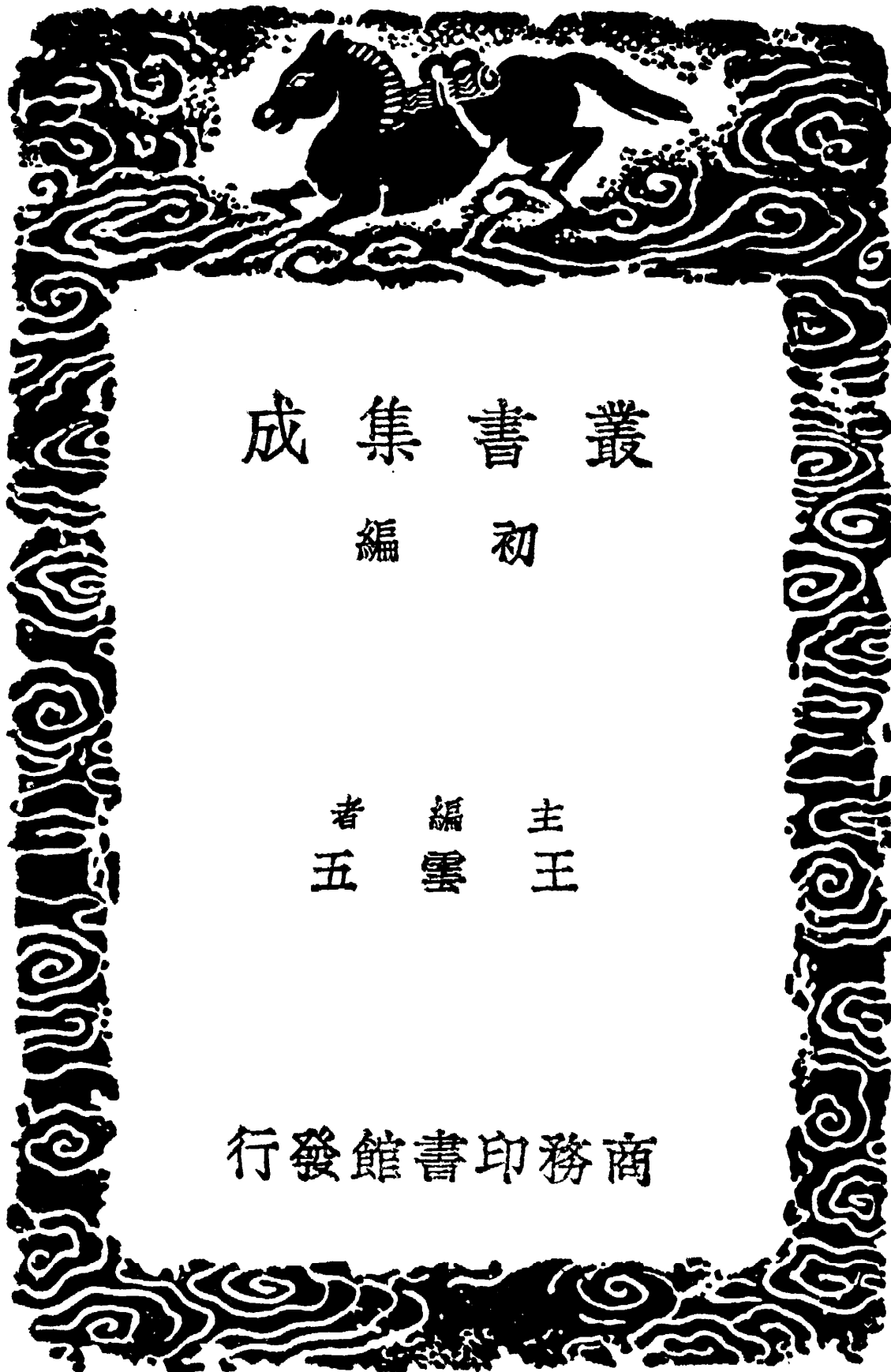
宮 遊

師

備 日

覽 記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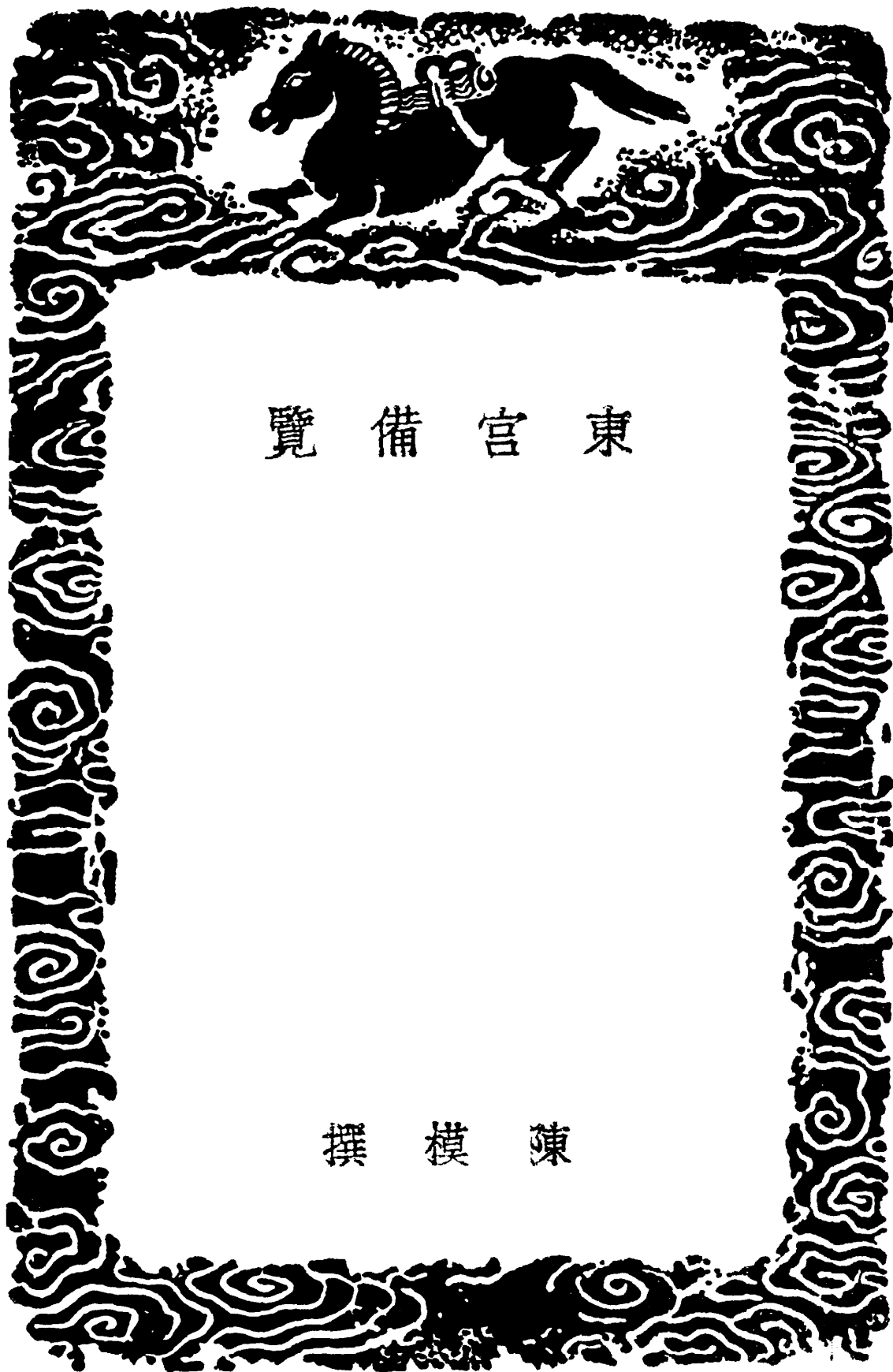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宮備覽

陳模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進東宮備覽敘

臣嘗讀易觀乾之潛龍有儲君之義。二爻之既潛而見。則必存學聚問辨之誠。三爻居潛見飛躍之間。則必有進德居業之志。今儲位既正矣。學問德業其可已乎。雖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學不可以凌節而施也。臣之愚慮。竊謂世子之生。天命之攸屬也。天命不可以不重。故首之以始生。生既長。則必學。故繼之以入學。學不可以無教。故繼之以立教。教不可以不資諸人。則曰師傅。曰講讀。曰宮僚。次之。然不能日資諸人也。而術不可以不擇。誨不可以不廣。習不可以不謹。則擇乃術。廣乃誨。謹乃習。又次之。夫如是。學成而德修。則可以承宗祧。立國本矣。則又以主器正本次之。本既正矣。尤當以奉親爲心。以廣愛爲念。故次以問安。又次以友悌。欲慰其親之心者。當盡乎己之心。則逸在所當戒。儉在所當崇。分在所當辨。故必次以戒逸。次以崇儉。又次以辨分。分既辨矣。然後有男女。然後有君臣。家不可以不正也。故正家次之。凡是數者。猶恐其未能無過也。過則必諫。故規諫又次之。惟能去其己之過。然後可以納其親于無過。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故幾諫又次之。至于撫軍監國衰世之事。而後世以爲當然。故以是爲戒焉。繇始生以至監國。析爲二十條。釐爲六卷。因以東宮備覽。僭越投進。伏惟陛下聽政之餘。賜以一覽。宣示儲闈。以見微臣區區之誠。庶幾爲學日益。厥德日新。以副君父教育之意。以貽宗社縣延之休。實臣之至願。臣不勝倦倦。臣謹序。

改官

省劄

勘會祕書監正字陳模。經行俱優。久在館閣。近進東宮備覽。有補儲德。正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

告詞

敕具官模。朕盛四庫之藏。以儲四方之彥。俾讀未見之書。以殖有用之學。匪徒以是正文字爲功也。爾經明行修。齒宿才壯。久和鉞而寓直。第仰屋以著書。會粹成編。以廣儲學。奏篇來上。朕甚嘉之。昔溫嶠獻侍臣箴于晉太子。當時號爲洪益。今爾所作。非特嶠比也。更秩之寵。庸旌爾勤。往服殊恩。毋替厥業。可。特改承事郎。依前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

進東宮備覽表

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臣陳模言、安宗社、定人心、慶儲闡之早建、道問學、尊德性、往方訓之旁求、宣惟海岳之高深、不棄涓埃之微細、輒殫一得、期補萬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如日照臨、法天剛健、改絃易轍、將圖千歲之安、主鬯承祧、庸正萬邦之本、繇政事紀綱之復振、見賢聖仁孝之益彰、八柄詔王、有左禹右皋之佐、四海仰德、無南蠻北狄之憂、凡偃武修文、甯謐之功、皆問安侍膳、從容之助、天下旣陰受其賜、邦家其永孚于休、惟得人之爲難、宜愛子之愈篤、教尊官正、已嚴擇傅以隆師、見博智明、亦必驗今而考古、臣迂愚末學、樸直孤忠、濫陪渠觀之下陳、莫報乾坤之大造、愛君憂國、不勝畎畝之情、記事纂言、未免燈窗之習、凡歷代編遺之所載、暨聖朝累葉之相傳、舉其宏綱、加以臆說、少贊進修之益、仰塵閒燕之觀、左右前後皆正人、固何資于愚慮、詩書禮樂崇四術、願多識于前言、臣今所纂集、名曰東宮備覽、共六卷、釐爲二策、謹奉表投進、以聞、冒瀆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進備覽後上宰相劄子

某至愚極陋。比者不揆庸菲。編類東宮備覽。冒昧投進。政恐猥冗。不擇上勤乙覽。故撮其綱要。僅爲二十條。且疏其義于左。今又于二十條之中。取其最切于今日者有三。敢申言之。一曰擇妃嬪。二曰簡宮僚。三曰謹游習。某于正家一條。謂擇妃嬪乃正家之始。因援本朝韓持國侍郎乞爲穎王擇妃事。謂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庶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時神宗納其言。擇故相向敏中孫女爲婦。卽欽聖憲肅皇后是也。則持國之言驗矣。又于宮僚一條。謂見師傅講讀之時少。親小臣下吏之時多。乃援太宗之言。謂雖興臺阜隸。皆朕親擇。司馬文正公之言。謂雖前後僕從。亦必孝悌端良之士。則凡百宮僚。皆不可以不擇。又于謹習一條。歷言游習之易移。乃援真宗之詔皇子。雖一戲笑。亦在所戒。韓持國之侍穎王。雖一靴之微。亦必致察。則凡所習尙。皆不可以不謹。是三者皆所以養成儲德。而擇妃一事。尤爲至要。主張綱維。則師傅賓客之責也。今皇太子賢明仁孝。夫豈不知所選擇。知所警戒。相公相輔導。開陳之際。又豈不及此。而非外庭所知。某所以罄竭其愚。惟略其僭瀆之罪。而加意焉。某豈勝區區之望。

東宮備覽目錄

一卷		
始生一	入學二	立教三
二卷		
師傅四	講讀五	宮僚六
三卷		
擇術七	廣誨八	謹習九
四卷		
主器十	正本十一	問安十二
五卷		
戒逸十四	崇儉十五	辨分十六
六卷		
規諫十八	幾諫十九	監國二十
		正家十七
		友悌十三

東宮備覽卷第一

始生

臣陳山模進

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絕群。食之。雞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生擇旦。冢子則太牢。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西漢賈誼傳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本朝太祖皇帝紀曰。後唐天成二年。上生于洛陽夾馬營。昭憲皇后嘗夢日入懷而娠。降誕之夕。室中光耀如晝。異香經宿不散。幼時從學。不爲嬉戲。暮歸。必令羣兒前導。上徐步中衢。容色莊毅。行者往往避之。臣某曰。重始生。所以重天命也。曷言乎重天命。異日之繼承國家者在是也。或曰。聖哲之生。實出天意。必有以異乎人也。重其始生。豈以其異于人乎。曰。不然。昔者后稷之生也。克岐克嶷。無災無害。文王之生也。在母不憂。在傅不勤。彼后稷文王之異乎人。與藝祖始生之祥亦無以異。而天命之眷顧。所以基

有周基我宋者。固在是也。然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后稷文王與夫藝祖。豈常見哉。孟子曰。天與子則與子。則凡可以繼承吾國者。皆天意也。皆天意。則凡所以重其始生者。皆重天命也。是故古者雖國君世子生。而猶接以太牢。負以卜士。齋宿擇日之儀。桑弧蓬矢之射。且擇諸母以爲之師保。蓋無所不致其敬也。況于王者之太子乎。此賈誼所謂自爲赤子而教已行。而其初必謹于郊見者。亦曰天命在所重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而春秋子同生之書傳者。猶曰以太子之禮舉之。注亦曰。重始生也。則夫承祧主器。上應天心。下符人望者。又當如之何其謹重也哉。

入學

西漢賈誼傳曰。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又曰。三代之禮。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

本朝乾道八年。宰執進呈。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上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

宰臣梁克家奏曰。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古人所以教世子如此。宰臣虞允文奏曰。此事備于禮經。後罕有舉行者。上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

臣某曰。學之爲主者事。其已久矣。自遜志時敏。積而至于德修罔覺之餘。自日就月將。極而至于緝熙光明之盛。其功用甚大。而太子之始入學。則時使之知有君臣父子之倫。尊卑長幼之序而已。然堯舜之道。本諸孝悌。孝悌之道。在于徐行疾行之閒。夫苟以先長後長之義克之。雖堯舜之道。不外是也。况入學以齒。國之秀選俊造。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在焉。以國之儲貳而下與多士伍。則驕吝矜侈之習。固已潛消陰化。其中且坐國老。使執醬而親饋之。周旋揖遜于簠簋俎豆之閒。罄折登降于步趨律度之內。目孰體喻。而孝悌恭敬之心油然而生。然後承師問道。增益其所未能。則昇日光明盛大之學。固無所不至。非若後世尊師重傅。而徒曰講讀訓諭而已也。然則乾道閒。宰執乞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而上可其奏。其知所本者歟。

立教

禮記王制篇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皆造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學。世子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又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又曰。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君之于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謹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

本朝至道元年。立壽王爲皇太子。謂太子賓客李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賴正人輔之以道。詩書禮樂之道。可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也。

臣某曰。典樂之教。始于舜之命夔。而詳于周官之大司樂。嘗攷其故。然後知胄子與夫合國之子弟。誠非樂不可以教也。何者。此教之本也。人之情。貴不與驕期。而驕自生。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彼生長乎富貴。則所以轉移其氣質者。蓋不一也。于是教之以樂。使之弦歌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氣。習聞乎鏗鏘節奏之音。熟識乎綴兆舒疾之文。浹洽其心志。蕩滌其思慮。優游而自求之。饜飫而自趨之。躍如以發而一歸中和。然則教之入人也深。無切于樂者。胄子且然。而況于教王太子者乎。樂正所掌之四教。雖合禮樂詩書言之。而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交相養而無二理也。故曰。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惜哉。後世以禮樂爲虛文。有司具其器而不識其意。而典樂之教。蕩然無復存。漢元帝善鼓琴瑟。吹洞簫。分列節度。窮極幻眇。特以爲玩好之習。此臣所以動惓惓思古之心也。無已。則日以詩書禮樂之道以訓導之。如太宗皇帝所以告李至者。庶乎可矣。

東宮備覽卷第二

師傅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西漢賈誼傳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仁孝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

唐順宗本紀曰。立爲皇太子。喜學藝禮。重師傅。見輒先拜。

本朝慶歷七年。講筵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上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爲師友。此三人皆老成人。至于遵度。尤良師也。

紹興五年。建國公出閣。范冲除翊善。朱震除贊讀。上曰。朕命建國公至資善堂。見范冲。朱震當設拜。蓋尊師重傅。不得不如此。

臣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雖夫人猶當知之。况于教太子乎。記禮者所載三王世子。定師傅至于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其所係甚大。賈誼所陳教太子之說。謂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齊楚之異。其說愈明矣。嘗觀春秋時。晉悼公以羊舌肸習于春秋。使教太子。楚莊王之爲太子也。朝于嬰齊。而夕于例帥。傅固未始不擇而事之。亦必以禮也。晉侯問鍾儀以君王何如。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晉侯與魯襄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然則春秋列國。猶皆以太子爲重。師傅左右。朝夕講究。如晉公卒然所問。皆得以平時所講學者而對。况有道之長如三代者乎。如漢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方高帝意愛一偏。廢立未定。通力諫之。可謂無忝厥職者矣。文帝有一賈誼。不用以輔太子。乃出以傳長沙。又傅梁王。而使刑名之晁錯。得以長景帝刻薄之資。景帝又以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而啓佑後人。則畀之寶嬰。田蚡輩。賴武帝英偉。猶未能轉移其習。汲黯嘗以父任爲太子洗馬。武帝不終用之。而江充乃得以投其奸。然則漢猶不足以望春秋諸國。况三代乎。國朝東宮多用老成。旣已嚴師傅之擇。見輒設拜。又必重尊崇之禮。則固宜。

仁廟孝廟皆爲聖天子也。

講讀

唐百官志太子侍讀無常員掌講導經學。

陳夷行傳曰夷行充翰林學士兼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入長生院侍太子讀經。

韋綬傳曰綬充太子諸王侍讀時穆宗在東宮方幼綬以人閒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憲宗不悅謂侍臣曰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綬乃罷本朝政和五年左庶子李詩言臣兼侍讀職當讀史竊惟史之所書善惡兼列治忽並載其閒固有不足爲皇太子讀者欲望許臣子所讀史每甄別遇有不足知者始置勿讀庶幾皇太子爲學日益而見聞一歸于正是日詔曰經以載道史以紀事皇太子始學當先稽古明道以趨先王之政而史之所載治亂紛錯是非雜撓智不足以勝之則汨亂其聰明非所先也可令東宮講讀官罷讀史書一導以經術迪其初心開其正路庶遵王之道而不牽于流俗焉。

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奉聖旨令侍讀耿南仲講孟子今已講畢合續講大經臣竊以孔子之言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臣於鳥獸草木之名固願多識以益淺陋况事父事君忠孝之道具在於詩尤臣務學所當先者伏望時降睿旨令耿南仲講詩從之。

靖康元年侍御史胡舜涉言中書舍人晁說之乞令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閒日讀爾雅而廢孟子臣竊謂孔氏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軻氏而止耳說之何人乃以爲百家而黜之使皇太子不聞七篇之旨

以開發智慧。願詔東宮官依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詔從之。

臣某曰。學不貴乎博而貴乎精。誦習不貴乎多而貴乎擇。楊雄氏有曰。多聞守之以納。多見守之以卓。精且擇。其卓約之謂乎。東宮侍讀官。始建于唐而必端導以經學。本朝因之。侍講設官。始于元祐。伴讀說書。始于嘉祐。然則東宮講讀之官。莫備于本朝。而其所講讀。亦未有不先經而後史也。眞宗皇帝嘗作元良述。以示太子。其略曰。欲全其德。在修其身。欲修其身。在勤于學。所以勤于學者。必首及于讀易。讀書。閱詩。觀禮。而遺編舊史。則次之。至作勸學吟。卒章之意。持（下缺）

宮僚

（上缺）位天下太平。漢興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術保訓東宮。成就德器。令皇太子官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官屬。

唐劉洎傳曰。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存亡在焉。今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臣以爲授以良書。娛以嘉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于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相日直東宮。

元稹傳曰。始叔文等蒙幸太子宮。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太宗爲太子時。選知道者十八人與之選。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

本朝太宗皇帝嘗謂宰臣曰。見今寮屬。悉令良善之士以輔翼之。至于興臺阜隸之輩。竝是朕自選擇。不

欲令奸險巧佞之人在左右。

司馬光言。三代令王之教太子。至于左右前後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無得在側。使之目見正事。耳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

臣某曰。東宮官屬。蓋不獨師傅務在得人。凡爲宮寮。下至趨走小吏。朝夕在太子之側者。尤不可非其人。也。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雖文王之聰明。而猶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成王之幼冲。而周召爲之師保。則立政一書。雖虎賁紂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必致其意。然則凡百官僚。豈可以不擇哉。使生長于富貴者。習最易移也。師傅講讀之官。固莫非諛之以善。而出入有時。進見有日。在王所者。未必皆薛居州也。是以怠荒慢游之事。淫僻邪侈之習。皆小臣下吏朝夕左右者實導之。見師傅講讀之時少。而親小臣下吏之時多。將誰與爲善哉。班彪。元稹。劉泊之徒。必以左右之非人。爲念太子之處內爲憂。皆知言者。至于太宗論輔翼之道。而雖興臺阜隸在所必擇。司馬光言太子之教。而前後僕從。亦必孝弟端良之士。其爲慮益遠矣。若夫疏廣所誥儲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猶親外家。此尤足爲萬世之戒。漢至成帝。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而異時王氏因以篡漢。廣之言驗矣。可不謹哉。

東宮備覽卷第三

擇術

西漢賈誼傳曰。秦俗非貴辭遜也。所上者告訐也。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

晁錯傳曰。錯爲人陷直刻深。因上書詔以爲太子舍人。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者。以知術數也。臣竊爲皇太子急之。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以爲不然。上古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于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聞書說也。上善之。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家。號曰智囊。

戾太子傳曰。立爲皇太子。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本朝乾道八年。宰臣梁克家奏曰。昔元稹上書憲宗。論教太子之道。在謹游習。可爲國遠慮。秦漢以來。不知謹擇其人爲儲君師友。或以刑獄教。或以術數進。或以外戚護家事。其卒兆釁稔禍。皆其初之所習。然則擇人安可不謹哉。

臣某曰。有學術有心術。太子國之儲君。異日將以一心運天下。而學術所以養吾心術者也。其可以不

謹乎。嘗考晁錯江充二事。未始不爲漢史文武二君惜也。何者。二君賢君也。不能擇賢師傅。以輔成太子之德。而使譎詐行險之人。皆得以投其奸。不明甚矣。文帝寬厚仁柔。所尙者非利名。謙恭朴厚。所喜者非術數。賈誼教太子之說。又明言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亦帝所加納者。而卒惟刑名術數之用。武帝聰明之君。若深于知人者。而江充之奸。帝乃惑之。初充與趙太子丹忤。亡西入關。告以陰事。竟敗趙太子。後充從上甘泉。嘗奏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竟以屬吏。皆帝所知者。彼與太子忤。陷之罪矣。今劾太子家使。豈非忤太子者。又安能全之邪。帝乃命之爲使。縱之極奸于皇后太子之宮。其不免于禍宜矣。然則通賓客。進異端。固立傅望苑之咎。而帝不悟江充前日之事。而墮其奸。豈得爲智耶。異時漢殺大臣之禍。自景帝始。而武帝之賊恩傷義。莫此爲甚。術之不可不謹也。如此國朝之教太子。俾之日聞正言。日見正事。固已下視先漢。而乾道宰臣。獨以謹擇術爲言。以外戚護家事爲戒。可謂知所遠慮者矣。

廣誨

通鑑唐本紀。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太宗又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

修身治國。備在其中。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

本朝藝祖皇帝。嘗問王宮侍讀曰。秦王學業何如。對曰。近日所作。甚好文辭。藝祖曰。帝王家兒。何必要會文章。但令通曉經義。知古今治亂爾。

大中祥符九年。以張士遜。崔遵度。充壽春郡王友。士遜嘗謁王旦。稱王學書有法。旦曰。公爲王友。職止于是耶。士遜婉謝。

臣某曰。觀解牛而知養生。觀舞劍而喻筆法。牧羊存治民之旨。斲輪寓讀書之意。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存乎其間。而通倫之學者。難其人也。今唐太宗之于太子。遇物誨之。豈亦以倫類之學。以開其智慮乎。使太子于事事物物。知有警戒之意。則過日改而德日新矣。帝範十二篇之作。則中庸九經之遺意也。中庸以修身尊賢。親親爲先帝範。以君體建親求賢爲急。此治道之權輿。而其他皆可以類推也。雖然。太宗之誨太子。則善矣。而溺其所愛。忘其可戒。太子旣立。復寵魏王泰。而使兄弟相傾。疑不能決。至欲引刀自刺。其自反則甚愧。今觀其語太子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其自知則甚明也。若夫文辭。乃學業之餘。書特六藝之一。而後世疲神竭意其中。藝祖皇帝王宮侍讀。但令通曉經義。王旦謂張士遜。王友之職。非止于學書宜矣。

謹習

西漢宣帝本紀曰。皇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鷄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

元帝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列節度。窮極幻眇。及卽位。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本朝大中祥符九年。詔皇子就學新堂。宜以贊善爲名。仍面戒堂中無得戲笑。及陳玩美之具。神宗皇帝初封潁王。性謙虛。眷遇宮寮。遇參軍韓維特厚。一日維侍王坐。近侍以弓樣鞞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有媿色。亟令毀去。

乾道九年。上謂宰執曰。皇太子少時。稟性甚剛。比年更事稍多。愈覺練達。凡少年所爲無益事者。悉皆屏絕。宰臣梁克家奏曰。皇太子天資高明。而日親聖訓。涵養益以光大。宗社甚幸。

臣某曰。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此猶以凡人易移于習爲言。至賈誼有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之說。則獨于教太子言之。然則習之移人。雖夫人猶所常慮。而況于生長富貴者乎。世率以雜霸咎宣帝。而不知游俠乃戰國策士之習。而帝固嘗喜之。豈復知有詩書禮樂之教。異時推是習而施諸政。則雜以霸道。乃帝所甘心者。又率以優游不斷咎元帝。而不知鼓瑟吹簫。度曲被歌聲。乃樂工瞽史鄙下之習。而帝固嘗善之。豈復知以剛爲德。以制命爲義。異時推是習而施諸政。則牽制優游。亦帝所宜然者。習之不可不謹也。如此則欲養成太子之德者。惟日以詩書禮樂之教。帝王治心修身之法。啓迪其志慮。撙節其言動。勿容有一習之或移可也。然則祥符天子。詔堂中無得戲笑。及陳玩美之具。韓維之于潁王。雖一靴之微。亦必致戒。知所以爲教矣。

東宮備覽卷第四

主器

易震卦曰：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繫辭曰：震爲雷，爲龍，爲長子。

又曰：主器者若莫長子，故受之以震。本朝至道元年，寇準自青州召還，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宦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上遂以壽王立爲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喜曰：真社稷之主也。準曰：陛下擇所以付神器者，顧得社稷之主，乃萬世之福。

臣某曰：聖人作易，無非憂世而立教也。況于國之儲貳，所以爲宗廟社稷之主者，又當如之何其致戒哉？故潛龍之象，取諸乾；繼明之義，取諸離。皆有儲君之義，而獨于東方之震，則以長子主器明言之。然恐懼修省之意，則不獨于震然也。震之爲義曰：震驚所以恐懼，恐懼所以致福。惟虩虩故能啞啞，惟驚懼故能不喪匕鬯。大象乃以君子恐懼修省言之。此帝王之兢兢業業，嚴恭寅畏，充自抑畏之心也。然則爲長子爲祭主之不可慢忽也，蓋如此。雖然，乾于潛龍以勿用言，見龍以利見言，獨九三一爻居潛

見飛躍之閒。則必明夫夕惕无咎之義。離于初爻言辟咎之敬。三爻言日昃之嗟。五爻言威嗟之吉。乾離二卦。皆莫非恐懼修省之意。而况明言長子之卦者乎。後之主器者。常知戒謹。祇懼以無媿乎聖賢憂世之心斯可也。本朝茂建元良。誕揚顯冊。皆以承祧主鬯爲重。有如至道。天子擇人以付神器。至使京師之人欣欣有喜。以爲眞社稷主。以見得人主器必有以厭人心。而寇準爲天下擇君之說。可以爲萬世之訓矣。

正本

西漢叔孫通傳曰。帝欲易太子。通諫曰。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立少。臣願先伏誅。帝曰。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

唐燕王忠傳。許敬宗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宋務光傳曰。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主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

魏元忠傳。袁楚客以書規之曰。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政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木。無本則枝葉零悴。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也。皇太子旣長。未定嫡副。是天下無本。願君侯以清宴之閒。言于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

本朝嘉祐三年。御史中丞包拯。乞立皇太子。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羣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願采詩人

盤維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

乾道八年。宰臣梁克家奏曰。太子天下本。本正則天下正。不可不于其早而教導之也。

臣某曰。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主者天下之儀表。故以一身爲天下本。太子者國之儲貳。天命之所屬。人心之所歸。宜漢諸臣亦以爲天下之本也。是本正則國以安。不正則國以危。蓋有賢而不立。則莫之正。有既立而非賢。則莫之正。或既賢且立矣。而不能安其位。則莫之正。人主牽溺于意愛。貿亂于廢立者。比比也。奚其正之。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誠不可不謹也。漢高帝不學。義不足以克變。不知根本所繫。而以天下戲。通之言不足取也。然四皓既至。羽翼以成。未免私植黨與。下遂其謀。異時傳望苑之私。通賓客。而太子卒亦不免。有以任作俑之咎者矣。昔者明王擇師傅以教太子。太子親師傅以養德義。而國本以固。則名正而言順。漢事奚足多道。下至孽后亂唐。諸武用事。國本所係。莫之適從。敬宗希旨。建言既立者廢。中宗嗣立。後亦罹禍。務光元忠之徒。義不足以立事。忠不足以許國。空言奚益哉。國朝流慶所鍾。建儲立本。乃列聖所深念者。而包拯根本之言。梁克家教導之說。尤爲至要。蓋根本未立。則欲其立。既立。則欲其正。非喻以根本。則莫知立之在所急。非早于教導。又烏乎而能正哉。後之以國本爲念者。其尙鑑于茲。

問安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御者曰。今日安否。

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

本朝紹興三十二年。立建王爲皇太子。制有曰。問安而至寢門。每謹三朝之禮。論學而在東序。務崇四術之規。

臣某曰。禮曰。凡爲人子。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又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然則人子之事親。雖頃刻不敢忘也。又曰。父母有疾。行不翔。言不惰。飲食不知味。則凡人子于其親之疾。其不遑甯處也如此。況于世子之孝。異日將以儀刑天下者乎。此文王之子王季朝日三而不以爲煩。有疾不正履而不以爲過。武王之子文王亦然。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無食息敢置也。亦曰子職所當盡焉爾。豈惟文武雖舜事頑嚚之親。可謂處人子之至難者。而猶夔夔齋慄。克諧以孝。故孟子以五十而慕稱之。自未央爲壽。漢高帝遂有德色。而五日一朝之制。後世以爲當然。鶴駕通宵。龍樓問寢。形諸篇什。若創見而僅有者。人子之于親。當如是耶。國朝孝宗之在建邸。必惓惓于三朝之禮。異時繼統之後。每日一朝之請。尤切加意。而卒之一月四朝見。則亦勉遵高宗聖訓。恐廢萬機而已。而非其初心也。廟號曰孝宜哉。

友悌

論語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唐睿宗諸子傳曰。元宗爲太子。嘗置大衾長枕。將爲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天子于宮西南置樓。其西曰華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勸。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

本朝至道元年。皇太子^上言。舊與越王元份等同侯朝于崇德門西幕次。入則同班起居。今蒙冊命。卽移于崇德門東宰臣幙次。與元份等別班起居。雖恩榮益增。忝冒伏望明恩。俾從舊貫。庶因辨色之會。時接同氣之歡。惓惓之誠。實在于此。帝覽奏。謂宰相曰。皇太子孝悌之性。出于自然。誠可嘉也。乃詔仍舊。

臣某曰。孝悌。人心之固有也。而世道旣衰。則是心之本然者。或失斗粟尺布之謠。煮豆然箕之詩。尙忍聞之哉。然孝悌。閨門之事也。而夫子論友于兄弟。必繼以施于有政者。亦是心之所推焉耳。故此言惟孝友于兄弟。蓋惟能孝于親者。然後能友于兄。他日子孝經又曰。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則又推吾友悌之心。以敬長睦族。無往而不順矣。其施于政固宜。矩國之儲貳。異時將以立愛立敬。始家邦而終四海者。而不知友悌可乎。然唐元宗之友悌。似足稱者。而溺于意愛之偏。至一日而廢三子。雖父子之天性且不復存。他可知矣。嘗攷唐之一代。自太宗至于末年。卒無家法。其所由來者漸。蓋不獨元宗爲然。可以爲萬世之戒矣。國朝自藝祖之友愛。太宗付以神器。聖明相繼。一以友悌先天下。真宗之爲太子。

至欲因辨色之會。接同氣之歡。特其事之細者。列聖親睦宗族。至使瓜瓞縣縣。本支百世。則皆友悌之推也。猗歟休哉。

東宮備覽卷第五

戒逸

書益稷篇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西漢成帝本紀曰帝爲太子性好經書寬博謹重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

本朝淳化五年姚坦爲益王府翊善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旣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歎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租上下相急剝鞭笞血流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

大中祥符六年榮王請石保古伶人新隸教坊者作戲及赴北園御筵有伶人少不中意榮王遽叱之將加捶挺宮寮莫敢諫旣而對上復請此伶人作戲上不悅他日上以語王旦等曰朕昔與諸王侍宴何敢如此弟兄相接亦無游談惟是讀書著文交相質問卽位以來每歲錫宴不過再三政慮宴喜之次言辭或至差失令當警戒之也。

臣某曰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則逸乃有德者之事而奚戒之爲蓋惟有德者然後能逸則爲泮渙優游。

爲心廣體胖。否則曰遊逸。曰逸豫。凡其盤樂怠傲。流連荒亡者。皆逸之爲也。奈何其不戒。故雖伯益告舜。亦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雖文武之聖。而亦必始于憂勤。然後終于逸樂。况未能如舜文武者。當何如哉。嘗觀周公作無逸一書。而必以立王生則逸爲言。蓋其沖幼之始。一流于逸。則異時難以訓導。故欲于其始而謹之也。然周公不惟以無逸爲戒。又必言享國之永短。以起其敬畏之念。嗣王而無所畏。則已。夫苟知長短。豈不畏天命者。而乃甘于逸。而罔或克壽哉。後世如漢成帝。弱不克君。而紀乃言爲太子時。幸酒樂燕樂。贊言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其所由來者。漸則又必以湛于酒色。可爲於邑。先之無逸享國之說。至是而愈信矣。國朝東宮師傅。每擇正人。凡一玩戲一宴遊。必欲其諄切致戒。其以是歟。

崇儉

唐太宗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其崇儉篇大略曰。聖代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舟車不飾。衣服無文。土階不崇。太羹不和。非憎榮惡味。乃循薄而奉儉。故風俗淳朴。比屋可封。此節儉之德。

本朝嘉祐元年。英宗幼。養子宮中。上及皇后。鞠視如子。七年立爲太子。及入內。良賤不滿三百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之。相賀。

政和五年。皇太子言。臣竊觀自昔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竊有所疑。慕爲虛名。徒費廩食。書曰。慎。

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伏望聖慈詳察。應東宮官吏不必其備。諸司庶局頗令兼攝。至于閒徒冗卒。舊例有者亦可蠲除。務從儉約。如此則不惟臣得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學問。仰副君父教育之意。從之。

乾道七年。皇太子言。已降旨。揮臣合被人。從比親王加陪。臣竊惟徒御猥衆。必致請給過多。雖事號爲增加。于財用豈無耗蠹。况今趨走前後之人。不爲之少。更益以倍。其敢奉承。今日乞添置指使直百官各二人。客司四人。親事輦官步軍司宣效各一十人。所差取人數。竝依已降旨。揮施行。其餘合被人數。竝行蠲免。詔依。

臣某曰。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生長于富室。則易于奢而難于儉也。况于國之儲貳。富貴而自有之者乎。嘗考周官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至作歲終。則惟王及后之服不會。雖世子亦會矣。此所以樽節其用度。惟恐其儉德之或虧。而侈習之易長也。豈惟世子。雖帝與王。猶必示儉。然後天下足。以后妃之美。則詩人以躬節儉服。斡濯稱之。然則王與后雖不會。所以躬履夫儉德者。亦不容自懈也。矧世子者衆望之攸屬。一言一動之必謹。則天下樂誦而願戴之。否則有竊議之者矣。其何以係天下之心。而善天下之俗耶。古人之遺子孫。必以清白。而所以示之者。猶欲其帥吾儉。况爲世子者乎。本朝列聖。一以儉爲家法。固宜英廟而下。其在東宮日。亦皆以質儉爲德。樽節爲諱也。

辨分

西漢成帝紀曰。帝爲太子。寬博謹審。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云。

唐肅宗紀曰。初立爲皇太子。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嚴外辨。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蕭嵩等請改外辨爲外備。絳紗爲朱明服。乃從之。

本朝至道元年。皇太子上言。受命以來。每見僚屬皆稱臣。况至尊無二上之文事。主有比肩之義。按見之際。啓處不遑。望仍舊稱名。庶安懇惓。從之。仍付史館。時百官自稱姓名。宮官卽稱臣。其兼宮官者。自左右庶子而下。並依宮官例參見。

天禧二年。禮儀院言。皇太子宮僚。請如至道中故事。名而不臣。臨軒冊命。舊奏正安之曲。令請改爲明安。從之。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南郊儀仗使錢惟演言。正陽門習儀。皇太子立樓上御坐之西。左右以天氣暄。持繖障日。太子不許。復遮以秉扇。太子又手卻之。文武在列。莫不瞻視。及十三日至太廟。有司設馬臺于廟內。太子乘馬至門。命移臺出屏外。下馬步進。十四日至郊壇。前驅者解青繩。將入外壇。太子亟止之。遙望壇外。卽下馬。伏以太子英睿之德。旣自天資。謙恭之志。實遵聖訓。昔桓榮以儲宮耑精博學。謂之國家福祐。書于史冊。今太子持謙秉禮。發自至誠。士民傳記。充溢都邑。狀乞宣付史館。詔獎皇太子。仍以詔答。惟演從其請。

政和五年。皇太子言。伏蒙睿恩。誕揚典冊。俾正儲闈。擇日朝謁太廟。有司依至道天禧故事。合乘輅用鹵。

簿雖以雷文一角。螭代龍飾。在臣不敏。尤不敢當此盛儀。聞命悚懼。義當自陳。欲望特詔有司。不用金輅。鹵簿。許命止依常儀。乘馬至太廟幕次。易朝服行禮。以安私分。詔從之。

臣某曰。嘗讀西漢。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公車令張釋之。追止而劾奏之。文帝雖由是奇釋之。而景帝亦以是恨釋之。故史曰。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尙以前過。又江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恐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奸掘而蠱。太子卒不免。釋之之事。固非充比。而不下司馬門。與乘馬行馳道中。均之爲不知尊天子也。粵自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典敘禮秩。而上下立。君臣之分。斷斷乎不可易也。名一不正。分一不明。則異時召釁啓禍。將有不勝其憂者。孰若動必以禮。遇時損益。而必以正名辨分爲念者乎。矧太子者。天下之所仰望者也。使天下心知其有尊君卑臣。正名辨分之德。固已聳動而知所歸戴矣。異日事之爲君。甯敢有干名犯分之事哉。漢成帝唐肅宗。與本朝列聖之厚德。可以爲鑑。而戾太子之事。可以爲戒矣。

正家

易家人卦曰。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正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富家大吉。象

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本朝治平元年韓維上疏曰。臣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爲穎王擇妃。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祀。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兢兢者。謹之至也。臣愚以爲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今陛下爲元子求婦。而姑出苟簡。殆非所以示穎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陛下幸留聖意焉。三年英宗皇帝始納故相向敏中孫女。爲皇子穎王婦。即欽聖憲肅皇后。

元祐七年范祖禹進家人卦解義。其略曰。家人之道。以內爲主。女正則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六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

臣某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男女之別。蓋不可不謹也。知所謂別。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不知所謂別。則內外相瀆。男女易位。道且不行于妻子。而況于正人乎。知禮之所以爲教。則知易之所以爲教矣。故易以男女正爲天地之大義。而極其道至于正家。而天下定。嗚呼。盡之矣。昔者虞舜之紹堯。自刑于二女。始文王之御家邦。自刑于寡妻。始天作之合。詩人則以美太姒之賢。宗周之滅。詩人則以刺褒姒之亂。蓋不

可不謹也。西都呂氏之變。厥鑑不遠。下至成帝。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而王氏因以篡位。武后亂唐。幾覆宗社。元宗不鑑。乃復敗以女子。防微杜漸之君。凡所以使女謁不行。外戚不得以用事者。皆此慮也。故聖人作易。于家人之彖。不泛言利正。必曰利女正。亦曰女難乎其正也。故于初爻曰。閑有家。悔亡。謂處家人之初。乃治家之始。必防閑之。然後悔可亡。至二爻。則又明言之曰。无攸遂。在中饋。正吉。夫女以順爲正者也。豈容有所專遂者哉。惟六二之爻。以陰應陽。无所專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正吉。然則牝雞之晨。古人所戒。非所以爲正矣。又至上九。以家人之終。懼其儀刑之道。無以相孚。而成無以克愛也。則又曰。有孚威如吉。後之欲求正家之道者。惟女以順爲職。男以威克愛。防之于初。謹之于終。俱不失其正焉。斯可矣。國朝如韓維有擇妃之請。蓋正家之始。而欲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在今日尤不可不加意者。微臣敢以是爲獻。

東宮備覽卷第六

規諫

西漢賈誼傳曰。太子旣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本朝淳化五年。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疾。逾月不朝。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爾。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固欲輔佐王爲善。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汝輩爲之謀爾。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

至道元年。以壽王爲皇太子。上謂李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爲儲貳。以固國本。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

臣某曰。人不可使一日无畏心也。畏心消則慢心生矣。一言之不擇。若未害也。自是心之無所畏。則他日或至于無一之非過言。一行之不謹。若未害也。自是心之無所畏。則他日或至于無一之非過行。是故古之人于太子旣冠。則有記過之史。使之戒謹恐懼之心。常動于中。而慙惕慨恥之容。常形于外。惟

恐一過之記而終身之差。則庶乎改過遷善。以日新厥德。況于徹膳有宰。進善有旌。誹謗有木。敢諫有鼓。常若有以臨乎左右前後。而不敢以俄頃自安者。則怠荒慢忽之心。自無一之敢萌。而况見諸行事者乎。後世輔導之官。未嘗無人。而記過之史。與夫謗木諫鼓。獨有所闕。彼安所畏。而去其不善。又安所恥。而勉于爲善也哉。昔成湯聖君也。而猶曰改過不吝。曰從諫弗咈。傳說之相高宗。則惓惓焉以無恥過作非。后從諫則聖告之。矧夫國之儲貳。實衆望之所屬。當以賢聖仁孝聞于天下者。而猶有過之未改。有諫之不聽可乎。然則欲養成太子之德者。當如賈誼所陳斯可矣。否則如太宗皇帝所以用姚坦。與坦所以檢束益王者。庶乎其寡過也。

幾諫

西漢元帝紀曰。八歲立爲太子。性仁柔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俗儒何足委任。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東漢光武紀曰。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順愛精神。優游自甯。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唐順宗紀曰。順宗爲皇太子。侍宴魚藻宮。德宗懽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對。及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爲相。太子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卒不得用。本紀贊曰。韓愈言順宗在

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

本朝開寶九年。上以生于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李符、李懷忠皆言其不便。上不從。晉王從容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河南未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曰。在德不在險。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善。今姑從之。太宗朝。以契丹犯邊。將大舉。遣使往河北諸州。料鄉民爲兵。昭成太子元僖論其不便。時趙普亦言其事。太宗納之。普爲明邪所疾。元僖又上表言普開國忠臣也。願復以爲相。太宗從之。

臣某曰。父子之間與君臣異。難乎其爲諫也。故夫子以幾諫爲言。夫臣之事君。諫不從。言不聽。則納履而去。雖犯顏逆耳。汗車折檻。殫吾之忠直可也。子之事親則不然。溫清定省。蓋無須臾敢離者。而可以去乎。父母過而不諫。則若寘之于有過之地。諫之甚則傷恩。豈人子所安者。若夫幾諫。則于其事之幾微言之。于其幾微而諫。則親易于聽。子易于言矣。曾子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夫諫而不至于逆。且怡悅其色。柔順其聲。可謂善矣。然猶待其有過而諫。夫豈若過之未見。而諫于幾微之先者乎。蓋嘗以幾諫之說。而攷漢唐之事。則順宗爲上。元帝明帝次之。順宗于裴韋未相之前。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此所謂幾諫者。宜韓愈以爲在東宮二十年。而天下陰受其賜也。宣帝持刑太深。蓋刑名之學。而元帝則以宜用儒生爲言。光武日昃夜分。蓋過于勤者。而明帝則以黃老養性之福爲言。後知用儒術。則必不至深于持刑矣。彼知養性之福。則必不至過于勤勞矣。此皆善于

諫者。然非其事未見之先。則非所謂幾諫。故曰次之。若夫晉王叩頭而切諫。似過于直者。然太祖方有欲逸之謀。而晉王之言已入。昭成重興兵之諫。則見于將大舉之始。安故相之言。又形于明邪方入之初。皆其事之發者。故太祖太宗皆易于聽。亦庶乎幾諫者矣。

監國

春秋閔公二年。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帥專行。誅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帥。君失其官。帥帥不威。將焉用之。

西漢高帝紀曰。帝征黥布。良因說上令太子監關中兵。又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百人。爲太子衛軍于霸上。

東漢光武紀曰。帝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此非爾所及。

唐杜正倫傳曰。正倫爲左庶子。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今太子年幼。沖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誠。今旣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正慤。能執正道。故輟卿于朕。以輔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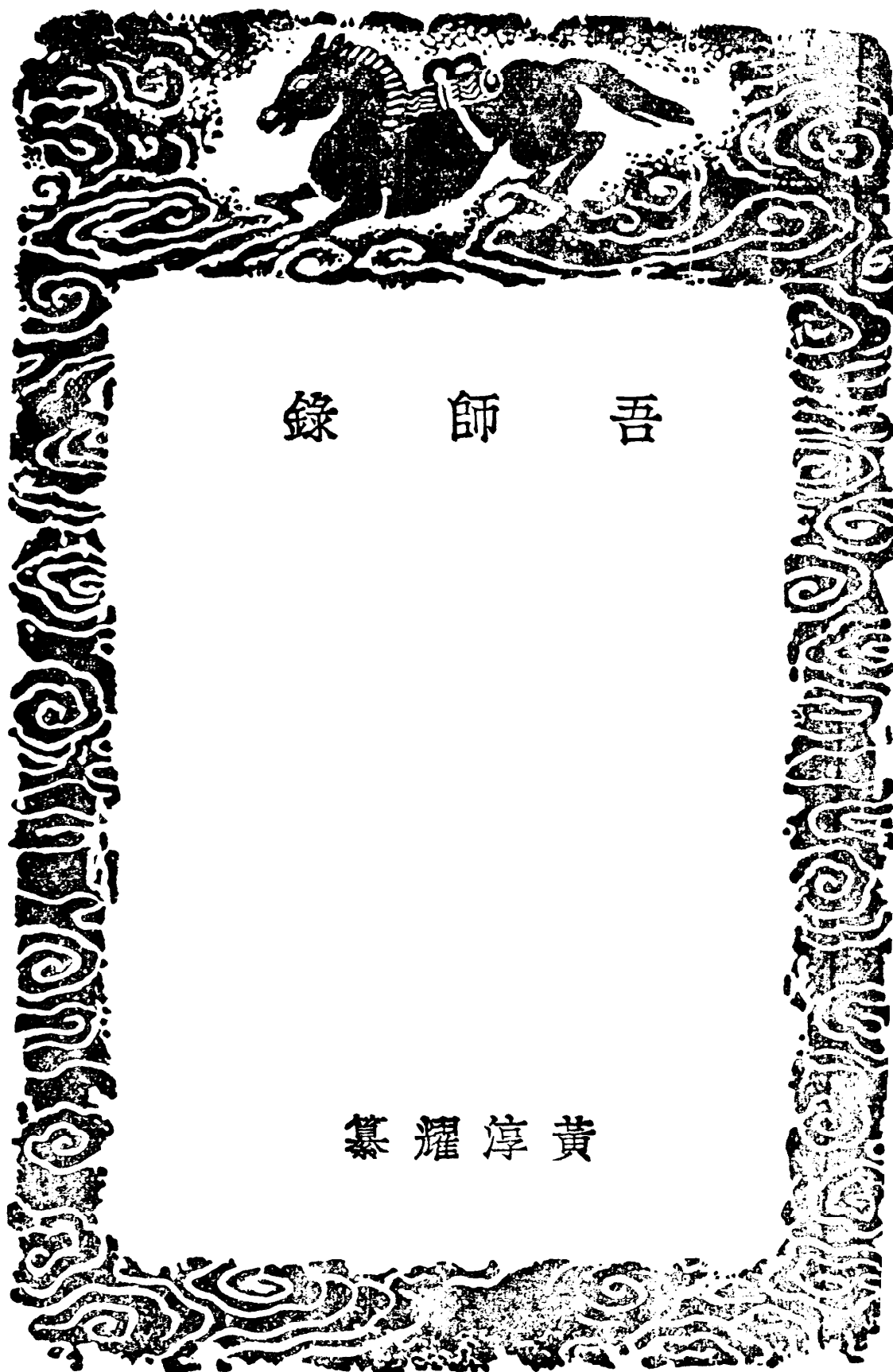
本朝太祖皇帝紀曰。晉王性仁孝。上雅鍾愛。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

乾道九年。上謂宰執曰。皇太子前日奏。領臨安府二年。幸而諳歷民事。欲乞罷免。庶得專意講學。敷陳甚有條理。已降詔不允。而懇請益堅。從之。

臣某曰。國之儲貳。自親禮師傅。強勉學問之外。皆非其所當爲也。而自春秋以來。乃以撫軍監國爲太子之事。不思遠矣。然時方春秋。固宜有此。雖天王之尊。而猶以世子下與諸侯之會盟。況列國之干戈日尋。則撫軍監國。固非太子不可也。春秋書公至自伐某。傳者曰。危之也。然則雖國君猶舍社稷。人民冒危履險而不自愛。况知愛世子乎。合二者而論。（下缺）

昔人洞簫釋奠之有頌。龍樓侍臣之有箴。翼善有記。贊道有賦。凡所以爲風貳君設也。然大率病于詞華勝而紀載略。亦有上五百篇之書。號搖山玉彩。以資青宮之觀覽者矣。殆不過採摘古今文章之富。而亡補于國家之理亂。是則著書纂言。豈不戛乎其難哉。祕書國史陳公。比職兼宮講。是編之進。啓沃帝心。宏益儲德。其條列爲二十。且拳拳以擇嬪妃。簡宮寮。謹游習三者爲當今之急務。嗚呼。大哉言乎。眞通今博古之學。愛君憂國之忠。發露而不能自閼者也。其事豈直漢晉唐諸臣之比哉。是書寶之東宮。藏之祕府。天下學士可聞而不可見。益幸于公有先世舊。且辱公知之。近出別藁以示予。因再拜請得授木以衍其傳。斯文一出。學者固知公之所以爲潛龍進德居業之地者深矣。我朝英宗之居貳也。吳公充亦以宮教進德崇儉數事而已。當時書于御屏。且以爲監。矧公所作。既吳公尤爲加詳。異時儲學之緝熙。宗祏之長久。公之勲德。詎可量哉。予因是略記其實于卷左。若夫會粹之精勤。編次之本末。亦既見于一札之褒嘉。與公之自序云爾。

東宮備覽六卷。宋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陳模進。模字中行，泉州永春人。慶元二年，鄒應龍榜進士。嘉泰二年八月，除正字。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開禧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嘉定二年三月，除校書郎，仍兼實錄院檢討。模之歷官論序，見於中興館閣續錄者如此。今觀告詞進表，乃合先後御具書之。又兼莊文府教授，或疑莊文太子薨於乾道三年，模至慶元初始釋褐，歷嘉泰開禧嘉定，不應尙設教授，以予考李心傳朝野雜記：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設於紹興三十年。時孝宗爲建王，光宗與莊文太子魏惠憲王皆就傅矣。先是十四年春，建宗學于臨安，學生以百名爲額，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置教授，以館職兼，不在宗子之列。故魏惠憲王卒于淳熙七年，有子柄，存設有府教授，而莊文太子府亦得設教授。模以館職遂兼之爾。宋史志有子挺，櫓職官未詳，因書於此。小長蘆朱彝尊跋。



錄 師 吾

纂 耀 淳 黃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黃淳耀纂初名金耀字蘊生號陶菴江南嘉定人明崇禎癸未進士南都陷福王立諸進士皆授官淳耀不赴明亡偕弟諸生淵耀字偉恭入僧舍自經死私諡貞文先生有陶菴集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愍

小引

傳曰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況吾人乎此錄輯于壬申仲冬取古人言行之可法者牽連比附各以類從始于攝心終于養生凡三十二條壬午季夏料簡筆劄得之故紙中因繕書二冊一以自證一勗偉恭

條目

攝心	思誠	主敬	慎獨	懲忿	窒欲	平心	直心	一心	無心	調心	遷改	養量
對境	澹泊	清介	節儉	自立	過厚	恕物	薄責	規諷	方便	分別	慎交	求全
惜陰	讀書	處困	順運	却疾	養生							

攝心一

趙清獻公曰吾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陸九韶隱居山中晝之所爲夜必書

之元許魯齋亦然。二程遺書，張天祺自約數年，自上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亦須強把這心寄寓在一箇形象。司馬君實言：吾得術矣，只管念一箇中字。朱子語錄：趙叔平平生用功，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倒虛器中豆，觀其黑白，以驗善惡念之多寡。初時黑多白少，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又久之，則黑亦無。國朝張文定公邦奇，每日晨興拜天，取易詩書要語，乾元亨利貞，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云者，對天默誦數遍。官翰林時，有觀頤錄，每夕考過此諸公所行，疎密不同，皆攝心法也。若能直下見性，便不須如此捉捺。然人日在是非窠臼中，寸陰未轉，尺波已興，故必有神秀之時，時拂拭而後有惠能之本無拂拭也。

思誠二

周萊峯先生學道紀言曰：思誠字難認。杜正獻公曰：士君子作事行己，常履中道，不宜驕飾。此誠字別。陳了翁謂元城絕欲，是真絕欲不動心，故此誠字又別。韓魏公立朝，與士大夫語，退息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此誠字又別。曹彬爲世祖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與，自沽酒以飲。太祖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猶曹彬耳。此誠字又別。魯簡肅公飲于酒肆，中便問：常托何事以對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竟以實對。此誠字又別。魏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此

誠字又別。胡文定謂徐先生曰：莫安排。此誠字又別。元誠嘗不快曰：司戶實有賊而吾不以告。吾其違溫公教乎？後讀楊子云：君子避礙通諸理。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此誠字又別。高允恐負翟黑子此誠字又別。以上誠字仔細體認。或在言。或在事。或在言前。或在言後。或顧行。或顧理。不知何者可以致力。元城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其效如此。

主敬三

邵康節百泉山中。嘗雪夜人猶見其儼然危坐。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康節何等風流人豪。而自簡如此。朱子謂其心地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謂是程門中之鈍者。只于敬上用力。終亦有人可不以尹自勉乎？

慎獨四

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妻還。南齊劉璡兄璡。夜隔壁呼璡共語。不答。方下牀着衣立。然後應。璡問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此所謂不欺暗室者非耶？吾輩居平。謔浪笑傲之時多。齋莊肅敬之時少。欲求此心不放。難矣。

懲忿五

李習之問一禪師：如何是黑風吹船。飄墮羅刹鬼國。師云：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李怒形于色。師笑曰：發此惡心。卽是飄墮鬼國也。調心之難如此。王巖叟著魏公別錄云：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

必厲唯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噫。魏公蓋幾于犯而不校者。余賦性素褊。往歲偶有所觸。書片紙自箴曰。與一物校者。其人小甚矣。爾時于此覺稍有得力。近默自省。乃多留着爲累。豈楞嚴所謂隔日瘡者耶。

室欲六

乖崖帥蜀時。仕蜀者不挈家。止帶給澣濯。紉縫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小人。張詠小人。後稍令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果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帥蜀日。悅一妓。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爲我呼來。去已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老兵忽自幕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夫乖崖之勇也。閱道之清也。而皆未免強制。人欲洵可畏哉。然兩公之賢于人者。正以其能制也。蘇子卿嚼雪冰天。猶與胡婦生子。胡忠簡飛章遠竄。乃爲黎倩題詩。是皆一念不能自持耳。故曰。忍過事堪喜。

平心七

趙康靖公槩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生平誥勅。而文忠不知也。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于上。且曰。陛下問趙抃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

害公。夫爲德于人而必欲使人知之。與必施諸其所嘗受德之人。皆淺之乎爲丈夫耳。古人於君父之前。進退榮辱之際。而能平心忘愛惡若此。真學道之驗。

直心八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管庾亮所乘馬的。顧殷浩以爲不利。主勸賣之。亮曰。安有己之不安。移于人乎。宋司馬溫公居西京。曰。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笑其拙。噫。此釋氏所謂直心道場也。吾人立誠。當自不妄語始。

一心九

雜念不勝驅除。正坐本心間斷之故。間斷既久。介然之頃。便欲雜念頓釋。雖顏子不能。晝夜操持不怠。則此心自當漸清。盤銘之辭。與楊子江宿浪之譬。真善喻也。每唯孟敏墮甑不顧。雖是細事。亦足以觀人胸中擺脫得下。故不知不覺之間。自能如此。而史臣不知。以爲有分辨而已。此豈林宗之見哉。吾輩試自念。只與人接幾句話。而將迎之意纏擾不已。此其出孟敏下亦遠矣。今直於一切世故。都打得破。自毀譽欣戚。以至死生禍福。一切視之如一。則此心自定。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學之的也。張思叔讀孟子。至志士不忘在溝壑。忽然自悟。始覺有得力處。可見古之有志于學者。直是不有其身。故能專志于道。不然。一暴十寒之病。且不能免。其去不學者幾何哉。此張文定公與魏子才書。非真實爲己者。不能道。

無心十

負苓者謂薛收曰。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五藏六府不能無受也。李文靖公庭前藥欄壞。如不聞見。左右請葺之。公曰。安可以此事動吾一念乎。夫人心虛靜則明。雜擾則暗。蜀山人董五經之類。久居深山。遂能前知。蓋空生明也。初機學人動靜。分作兩概。膠膠擾擾。安得正定。伊川先生曰。說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夫無私心則無心矣。

調心十一

程子謂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朱子論主一無適云。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着衣時只着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此皆先儒直指調心法示人。近周叔夜先生有言。因事之煩冗而動躁火也。治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後。却有何事。閑亦何用。此躁之在事前者。治法如此。若在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太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之榮辱禍福。皆可以此心對治。

遷改十二

羅仲素與楊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卽鬻田走洛問之。胡憲學于譙定。初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潰。故不能有見。惟學可明耳。憲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耶。卽日思歸精此學。兩賢之從善如流若

此朱子言南軒爲人明快。嘗與閒坐立。見什物之類不齊整處。謾言之。雖昏夜亦即時令人移正。敬夫之改過不吝若此。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言遷善之速。如雷厲風發。而後爲益也。對此宜知自省。

養量十三

周茂叔爲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于讒言。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韓魏公知揚州。王荊公爲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荊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魏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之語。夫趙韓皆當世賢者。始猶失之。二公人固未易知也。乃一則臨之以威。而猶超然。一則勸之以學。而遂爲憾。度量相越如此。蓋涵蓄深沈。此濂溪之所以自得也。剛褊躁露。此荊公之所以速敗也。

對境十四

有器局人。大都胷次不亂。所以做事有力。若小事便已動心。則大事不可爲矣。後漢孔融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曾桓溫欲移國祚。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于色。謝

之寬容愈表于貌。望階起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古人於生死關頭。整暇如此。所謂重內者。輕外也。

澹泊十五

范文正公爲舉子時。讀書南都。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旣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遣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但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介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二賢者使繼得人饋。可以不乏美食。則從之乎。士非可受無功之食者。此食豈以爲憂于不繼。蓋以口腹累人。君子之所不居也。二賢之意。蓋有在矣。

清介十六

黃子廉每飲馬。投錢水中。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蕘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吾菜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宋傅欽之侍郎。求介秦觀。以見陳師道。知其甚貧。因懷金以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以出口。程伊川見韓侍郎維于潁川。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牒一。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戒啓。伊川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夫清者。士人之大節也。然如黃范二君所爲。則

亦近于獵名矣。必也其後山乎？其伊川乎？

節儉十七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曰：「公家日用多少錢？」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驚曰：「何用許多錢？」對曰：「早具少肉，晚羹菜。」泰然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此遂疎。司馬文正公答劉蒙言書曰：「光居家，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常衣帛。」又曰：「光自結髮以來，實不敢錙銖妄取于人，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今日士大夫服御華侈，交際稠疊，旣不能繼，而取諸非分以益之，于是名節掃地矣。攻苦食淡，自是吾輩本色，其他拚人嫌怪耳。」

自立十八

後漢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童子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火。范丹嘗使兒捃麥得五斛，鄉人尹臺遺之一斛，屬兒莫道。丹後知，卽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誓不取。晉王裒嘗自刈麥，諸生有密爲裒刈麥者，裒遂棄之。于是莫敢往佐。唐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此四公者，可謂能自樹立矣。

過厚十九

漢劉寬行，遇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見歸，何爲謝之？」晉朱沖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于林下，大慚，以犢還沖。沖竟不受。夫文饒之行

近于中。若巨容其猶有未忘于心者乎。君子爲行。使人無以自容則過矣。然以視世之攘袂而爭者。則二賢皆吾師也。

恕物二十

韓魏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管公。又嘗云。若管公簡點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言可也。邵伯溫讀文中子。至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駁之。以爲孔明王者之佐。雖不死未必能興禮樂。康節見之。怒曰。使汝如武侯。尙不可妄論。何況萬萬不及乎。古人立心忠厚。雖論議史冊上事。亦不輕置予奪如此。其待同時人。又可知矣。故曰。論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

薄責二十一

北齊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宋廬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爲善人。夫人非聖人。自無每事盡善之理。吾業與之親暱。則長善救失。與有責焉。不能匡正。乃從而訾訐之。以自爲直可乎。先儒謂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夫其易者且不能。況難者乎。故君子不談人過。一以養德。一以遠怨。雖他人有談者。正容以止之可也。

規諷二十二

秦氏當國時。洪忠宣公、鄭亨仲資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爲經略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于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方滋之爲人。天性長者。凡于人。惟以周旋爲志。非獨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的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儉巧者承其間。微肆一言。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者可謂君子。嚴陵王大卞赴曲江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卞頃在檢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守嚴。遂遷避于蘭溪。彥濟到郡。遺書相邀曰。與君有同年契。何爲爾不得已復還。旣見。密語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爲悔。此事旣往。今適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爲之奈何。張揣其必將修怨。卽云。國先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迹。若本自相善也。夫秦客語婉。子韶語峻。蓋所對之人不同耳。而一言造福。則其爲仁人之心一也。彼順口諛人者。不過求其感悅。避其嫌怪。而不知貽害多矣。奈何以人之生死榮辱。爲己結納之具耶。

方便二十三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餘。積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下足杌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時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爲。唯在乎常久而已。按葛

公所謂利人事。卽儒者之仁術。釋氏之方便也。隨時可行。隨人可行。隨地可行。但不宜以此望報耳。望報則與世俗無異矣。

分別二十四

韓退之送孟瑄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崔評事墓銘。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吾所欲低頭于昌黎處也。

慎交二十五

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歡。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過質。問其故。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是以可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置。而今以睚眦成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古人慎交。不輕許與。如此。今人知己滿地。疾病相問訊。飲食相徵逐。及遇毫髮事。輒掉臂不顧。甚有買酈兄之友。彎射羿之弓者。故擇而後交。勿交而後擇。

求全二十六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搏牛一下。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宴起。過必在此。夫二賢之自責如此。則其平生無大過可知矣。跡跣士固不修小節。然必在小事上。割定脚。做大事始無失耳。李彌遜謂胡邦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朱子謂胡

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今人只思做一兩節好事。目前當爲者漫不簡點。則并此一兩節亦做不成矣。

惜陰二十七

伊川先生曰。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伎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爲有補爾。中峯禪師云。入世間。則忠于君。孝于親。以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叩。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惟孜孜以安閒不擾爲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聖人斥之爲無慚人。今吾輩旣不能爲有用之學。而于自了漢亦未能究竟。所謂夢覺兩愧負也。

讀書二十八

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仔細看。別無術。又云。書只貴熟讀。別無法。又五。法在讀了一遍。又思量一遍。又讀一遍。先儒讀書法如此。向見一書。載張安道問蘇明允。以子瞻方讀何書。答云。方溫漢書。安道驚曰。書要讀第二遍耶。初以爲安道自矜敏捷耳。今思之殊不然。蓋古人讀第一遍時。必須精熟此書。未熟更不讀他書。不待他日又溫也。他日坡公有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則豈止讀第二遍耶。司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卷首讀至卷尾。往往從中或從未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患如此。從來唯見何涉學士案上。唯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較字。以至終篇。未終誓不他

讀此學者所難。溫公所言。正安道所謂一遍。

處困二十九

胡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策愚溪。東坡居惠州。築宦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八曰。□□天者任之。必將大有摧抑。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說。皆餘事。余謂此十事。豈卽遷謫者所官佩服。凡吾輩書諸紳可也。銘諸座右可也。余又憶張橫浦有言曰。爲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吾輩所遭。豈能事事如意。要以耐煩爲主。

順運三十

伊庵權禪師。每至日暮。必流涕曰。今日又過矣。未知來日功夫何如。韓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是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余謂誦伊庵語。可以惜陰。誦正叔語。可以順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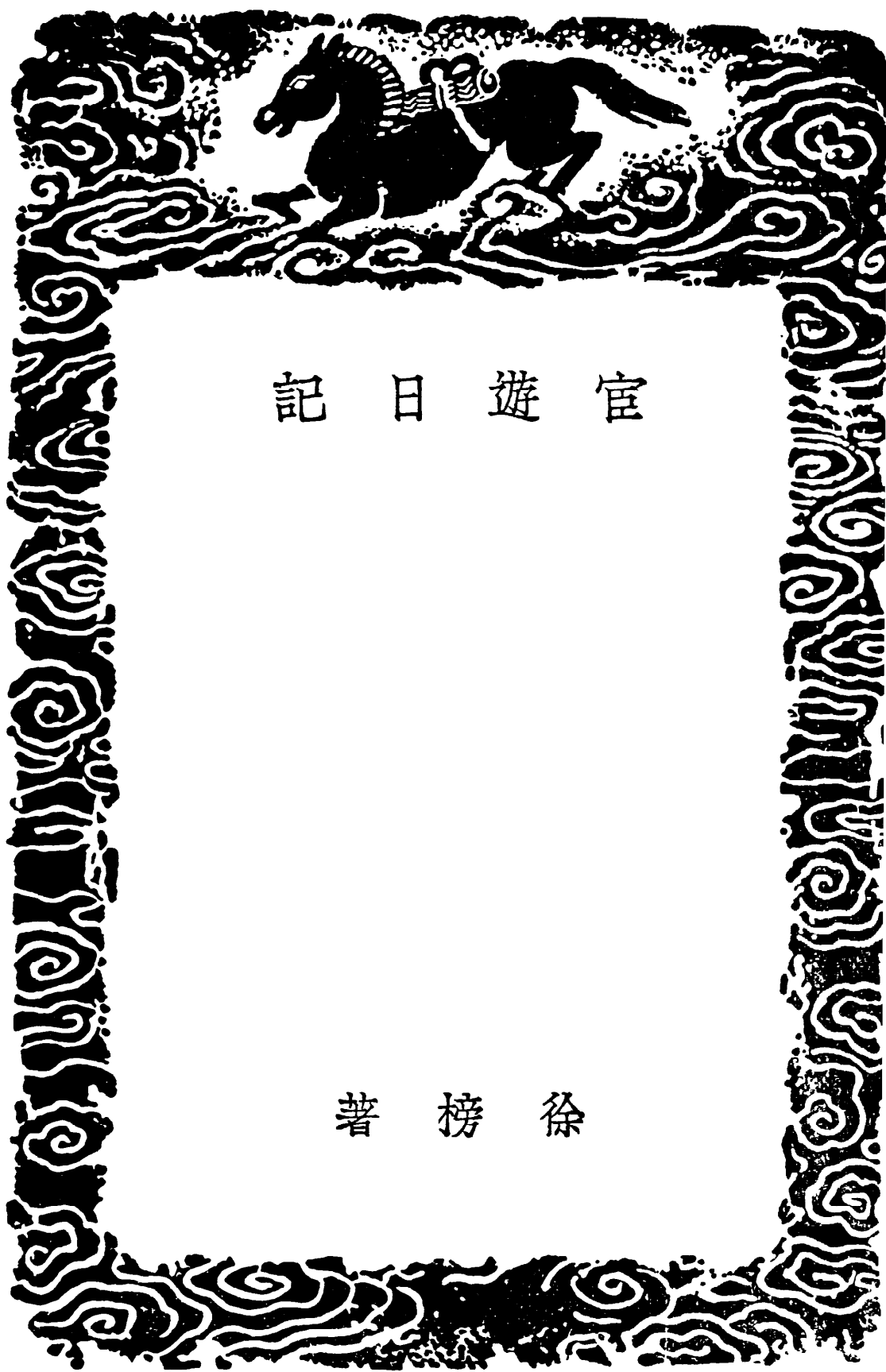
却病三十一

宋李政九河公語錄云。政苦疴既瘳。請謁。公曰。子于病中。曾得移心法否。政對未也。公曰。人能于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哀宗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

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余謂此真刀圭之最良者也。未病時得此可以不病。已病時得此可以愈病。余昔在雲間大病。四體如炙。此心頗覺忙亂。因而自問曰。如果此病不起。只索委順。忙亂無益也。遂一念不動。至晚汗下如雨。病竟痊。

養生三十二

伊川先生曰。世間有三件事甚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于祈天永命。養形而至于長生。學而至于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不爲耳。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後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妄生。徇欲爲深恥。他日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不須學也。觀先生語。則知學道養生。本是一串事。但學道者。雖養生亦爲學道。養生者。雖學道亦爲養生耳。余嘗十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旣不能自力。而讀書作文。亦皆若不能精思。祇坐氣薄耳。自今于喜怒哀樂上理會。卽病卽藥。不須外求也。



記 日 遊 宦

著 榜 徐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宦遊日記

薦所徐榜著
後學趙紹祖同校

秉公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于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于王佐、故曰本心日月、私欲蝕之、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暗、

保民

古者于民飢溺、猶己飢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于戲入室、咲語飲釀、嚙肥、出則敲朴、痛痒不知、人心不仁、一至于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爲君子、

訓廉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一朝點污、終身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神明可欺、黃金五十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爲榮、死且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訓勤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縷絲顆粒、孰非正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爲我師、一范一韓、

儉有四益

凡人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可以養德。一益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可以養壽。二益也。醉濃飽鮮。昏人神智。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可以養神。三益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可以養氣。四益也。

勤有三益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一益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昔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僻。二益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明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三益也。

自在箴

算計有益。吾亦算計。煩惱有益。吾亦煩惱。奈算計無用。煩惱徒勞。何如隨緣隨分。以咏以陶。度有限之年。樂孔孟之道。

聖人之心。隨寓而安。以無所係也。設有一所係。則前有牽。後有曳。欲隨寓而安得乎。

十三哨戒諭

營壘、當壯士卒、當恤器械、當整武藝、當練偵探、當勤遊巡、當慎救援、當速追捕、當嚴設伏、當密堵截、當勇毋尅剝士餉、毋輕許苗糧、毋虛裁兵數、毋混冒首功、毋幸鄰災、毋匿盜情、毋偷安而忘備、毋輕敵以僨師、毋以小利而失同事之好、毋以小勝而長怠傲之志。

勸勉

世情宜淡。立志貴剛。剛則欲不能屈。淡則欲念不起。私喜私怒皆足以害事。而怒之爲害尤甚。故制之最要。除之最難。

下學便是爲己實功。行慕高遠。畢竟近名之心未忘。

欲念易逞者。其機順也。欲動難制者。其習久也。故學貴及時。功當勇決。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慮無憂。日日豐年。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之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饋箠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軍士迎流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爲醪。三軍之醉。醉其賜也。

養子如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爲可憂。子弟之貧富。繫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賤。多爲不義之事。以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采色。命曰伐性之斤。耳聽淫聲。命曰攻性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

悅芳馨。命曰燠喉之烟。身安輿駟。命曰召蹙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聲色在前。而不知好。是槁其心者也。聲色已過。而不能化。是蕩其心者也。不槁不蕩。惟從事於心學者。自得之。

凡觀人之術。無它。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容斗。不覆卽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以歲之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禍福。而改其善行者。非良士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

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臧否。

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處塵埃之內。不可有市井之習。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恥躬之不逮。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人亦有溺於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鶉。愛形顧影。不自藏。爲羅者所得。士之羅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之

在人。往往甘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關中隱士樂道耕。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欲。冬至宜禁嗜欲。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

馬永卿曰。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當爲座右銘也。

此宦遊日記。前明徐方伯薦所公歷官時之所自課。在當時或不止此。後人掇其餘而刻之者也。內十三哨戒諭。當是備兵辰沅時所作。今按武陵姚季問作公辰沅道生祠記云。諸苗爲梗。公如沅州。按視十衛十三哨。獎勸良策。驚磨鈍。三年間。縛生擒而犁其庭者八百口。衝擊電掃。破八九寨。苗穴。則公之武功可見。又按公集中。有谷戰圖說小序。自云拜命入疆。苗醜竊發。巡歷鎮守。觀風五靖。無非崇山峻嶺。懸崖淵谷。退而歎曰。地勢如此。無怪乎新息武侯不能盡得志。乃取諸名將陣圖。有當於谷戰之法者。編爲十圖。且爲之說。以頒示諸將領。爲訓練式。夫苗民之匪用靈。而爲今聖世之所當遏絕亟矣。惜乎其圖不傳。其說亦不可得而見也。興懷及此。遠想慨然。嘉慶五年六月後學趙紹祖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東宮備覽及其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庭)

G一五一六上

平

